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三八四回 樽酒言歡為長夜飲 是非代白作不平鳴

話說東方亮入內，囑令家人制酒備飯，款待褚標等人。你道這東方亮究是何人？何以與褚標等素昧平生，一見便如此慇懃款待？原來東方亮也是個年高有道的隱者，因聞褚標等忠義之名，今日一見，故如此慇懃相待。閒話休表。不一會，已由莊丁拿出兩壺酒、四樣菜，調開坐位，請褚標等依次坐定，自己便在下首相陪。家丁在旁挨次斟上酒。東方亮執杯在手，讓道：「鄉居市遠，盤無兼味，聊備村醪，恐不甚適口，幸勿見笑。」褚標等亦再三謝道：「某等夜半更深，前來打擾。既蒙容納，已自不安。老丈又復多情，賜以酒食，某等更加感激，只好容圖後報了。」東方亮道：「老丈說哪裡話來，某久仰諸位英雄蓋世，忠義為懷，亟思一識尊顏，稍慰平生渴想。乃半以道途多阻，半以俗務羈身，欲去無由，因此牽絆。今者難得相逢邂逅，正可作永夜之談了。」褚標道：「老丈高義，世所難得。但某等以萍水相逢，過蒙厚待，心甚不安。」東方亮道：「不必過謙了，我們吃酒罷！」於是大家吃了一會酒。

東方亮又道：「某有一事，敢問諸位，施公為世之名臣，朝廷之柱石，所謂至公無私，清如水，明如鏡，比之龍圖閣學士亦不過如是。天下凡有冤屈者，莫不思得施公而一剖之，以為可以明白，可以申冤枉。街談巷議，婦孺皆知，施公之聲望，可謂至大且遠。施公之神明，可謂至奇且精。但不知非所轄者，如有冤枉可能向施公而一訴奇冤麼？」褚標等聽了這話，暗道：「這老兒問的話，可奇怪。難道他有什麼冤枉，要去大人處申訴麼？」因問道：「老丈你不知道，我們施大人是位欽差大臣，並巡按大人。凡有民間冤屈，只要有原告前去，無不准詞的。

哪怕就是隔了省分，也可移知本省督撫，將案卷調去審問的。

老丈忽然問及此話，難道老丈有什麼過不去的事麼？」東方亮道：「某寄情泉石，嘯傲煙霞，日與老妻、稚子作布衣暖，菜飯飽，以樂晚年，哪裡有什麼冤枉？不過於耳目目睹中，有件極不能平的事。若非施公神明，恐今生今世不能判斷明白；便是來生來世，也不能申此冤枉。久有此意，欲去淮安告狀，恐怕公因越省瀆訴不准；待欲京控，又怕京中無施公之神明斷者。

因此負屈含冤，已將半載，若再延時日，不免要定成死罪了。」

黃天霸道：「敢問老丈，這受屈的究是何人？係為何事呢？」

東方亮道：「說起來也甚可慘。離此不遠，有一市鎮，名田家集，係屬固始縣所管。集上有一家藥材鋪，喚作大生堂。

店主姓沈名天成。這沈天成夫婦兩個，他妻子梅氏，生得頗為美貌，年約二□開外。這天成卻是續娶；前妻並無兒女。這大生堂的生意頗好，店中除伙計以外，沈天成有個表弟姓楊，名喚式玉，也在店內幫同沈天成管理帳務。三月間，沈天成就命他表弟出外辦貨，約一個多月。楊式玉辦貨回來，見他表兄已經身死，藥鋪亦復關歇不開，店中伙計全行歇去。楊式玉這一見，自然驚慌無地，追問表兄如何身死？他表嫂梅氏說是「患痧而亡」。楊式玉就有些疑惑，而又死無對證，也就罷了。那楊式玉也未回家，當日仍在表兄家內住下。因為表兄雖死，各伙計雖然辭歇，店中還有些帳目要盤查一番，該還的還人家，該討的討回來，好為寡嫂將來過日子。楊式玉這個好存心，也不算壞。哪裡知道第二日一早，即有本集地保陶三，說楊式玉殺斃寡嫂，將他拖到縣裡報案。固始縣因人命重案，隨即到集上相驗，果見有個無頭的女屍橫在房內。因此固始縣即將楊式玉訊問了幾堂，叫他招出如何殺斃表嫂？這楊式玉受刑不過，只得屈打成招。固始縣又要叫他將人頭交出，他哪裡交得出來？

兩次三番，受盡苦楚，到現在還不曾將人頭交出。諸位你看他可冤屈不冤屈麼？」黃天霸道：「據老丈所言，這楊式玉既受此冤枉，難道他無家屬，不去上憲那裡控告麼？」東方亮道：「這楊式玉並無家小，只有一個老母，今年有五□多歲。她也曾到府裡喊冤，怎奈府裡不准。又往省裡控告，依然批駁下來。

真所謂：天高皇帝遠，有冤無處申！居心欲往施公那裡告狀，又恐越省瀆訴，還是不行。因此在家，坐而待斃。」黃天霸道：「這陶三家離沈天成家有多遠？他又何以知道沈梅氏是楊式玉殺死呢？」東方亮道：「陶三家緊靠沈天成家宅後。據陶三所報，係這日早間，因見沈家後門口有血跡一條，因此追問。又去沈家探視，才知道梅氏被殺。」黃天霸道：「何以曉得梅氏被殺，確係楊式玉所殺呢？」東方亮道：「據陶三所說，當沈天成在日，這楊式玉便與他表嫂不睦，時常吵鬧，有要將她害死之說。卻好他表兄已死，沈家又無旁人，定係挾仇將她殺害。

陶三因貼近緊鄰，恐將來受累，因此前去投案，將楊式玉捉去。」黃天霸道：「這陶三現在還住沈家宅後麼？」東方亮道：「並未移居，還住在原處。」黃天霸道：「據老丈所說，這楊式玉的冤枉，恐是一定無疑了。但不知楊式玉這人平時行為如何呢？」東方亮道：「若問楊式玉的為人，雖然才二□多歲，卻甚忠厚老實。通田家集的人，沒一個不知道的。現在他遇了這件事，通集的人也沒有一個人不給他喊冤，卻是沒法。」天霸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好在楊式玉不曾將他表嫂的人頭交出來，就固始縣再糊塗些，總不能定案。施大人那裡原可去告。怎奈路途太遠，他一個老母怎能去得呢？我們施大人秋間要請陸見，不過九、□月便要進京，那時必走此處經過。可命楊式玉的母親就近攔控，施大人也可就近准詞審問。」東方亮道：「照尊駕說來，沒有人頭，是不能定案的？」黃天霸道：「俗語說：『捉奸捉雙，拿賊拿贓』。何以見得是他所殺呢？因此雖已成招，卻無真實憑據，所以不能定案。」東方亮道：「施大人究於何時才可駕臨此地呢？」天霸道：「至遲□月，就要從此經過了。」

東方亮道：「那時諸位還同來嗎？」天霸道：「某等都要來的。」

東方亮道：「那就好了。這事非是某多言，實在見那楊式玉是個好人，不是殺人之輩。今遇此難，未免可憐，究竟有無冤枉，必待施大人一斷便可明白了。將來大人來此，楊式玉的老母前去控告，還求諸位就中照應才好。」黃天霸道：「那倒不須囑托。」說著，東方亮又勸了一回酒，然後才撤去殘肴，大家安歇。

不一會，真果東方已亮，天霸等起來預備動身。東方亮又做了許多早點，請他們三人用飽，然後告辭而去。後來楊式玉的老母，果然等施公陸見進京，道經河南，他便前去告狀。經施公將楊式玉判明冤枉，又捉到姦夫淫婦，將固始縣參革結案，此是後話，暫且不表。且說褚標、黃天霸、朱光祖三人離了松林甸，只望連環套而去。你道這連環套在什麼地方？說來可實在不近。當時竇耳墩專在北路一帶做馬賊。後來被黃三太鏢打之後，他便遠走他方，逃至張家口外，擇地而居，就尋了這座連環套。這連環套不但三面皆水，曲折連環，而且山嶺參差，高聳天外。周圍有四□多里方圓，上面還有關寨。竇耳墩就擇了這個地方住下；又聚集了許多江湖上綠林中的朋友，在此地又做了一個寨主。平時分遣各頭目下山劫劫大注之財物，上山使用，卻從未破過案。因他這地方，那些捕快固然不知道，就便有一兩個知道的，也不敢來，因此頗覺相安，比那從前做馬賊的時節，還更安逸。畢竟黃天霸何日才進連環套，且看下回分解。